

- 张謇治水言论与实践
- 通海垦牧四十年
- 南通三百年老店吴大生
- 过年吃年糕

南通盐业始末

NANTONG
SALT TRADE

貿易通 直通鹽

SALT TRADE

91

南通盐垦始末

《南通文史资料选辑》第十一辑

政协南通市文史资料编辑部编

南通盐垦始末

《南通文史资料选辑》第十一辑



政协南通市文史资料编辑部编



如东县彩印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：6 插页：2 字数：150000字

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2000册



书号：STC(91)---91号 定价：3.50元

政协南通市第六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主任委员 徐希权

副主任委员 姜光斗 叶树青 贾涛根
委员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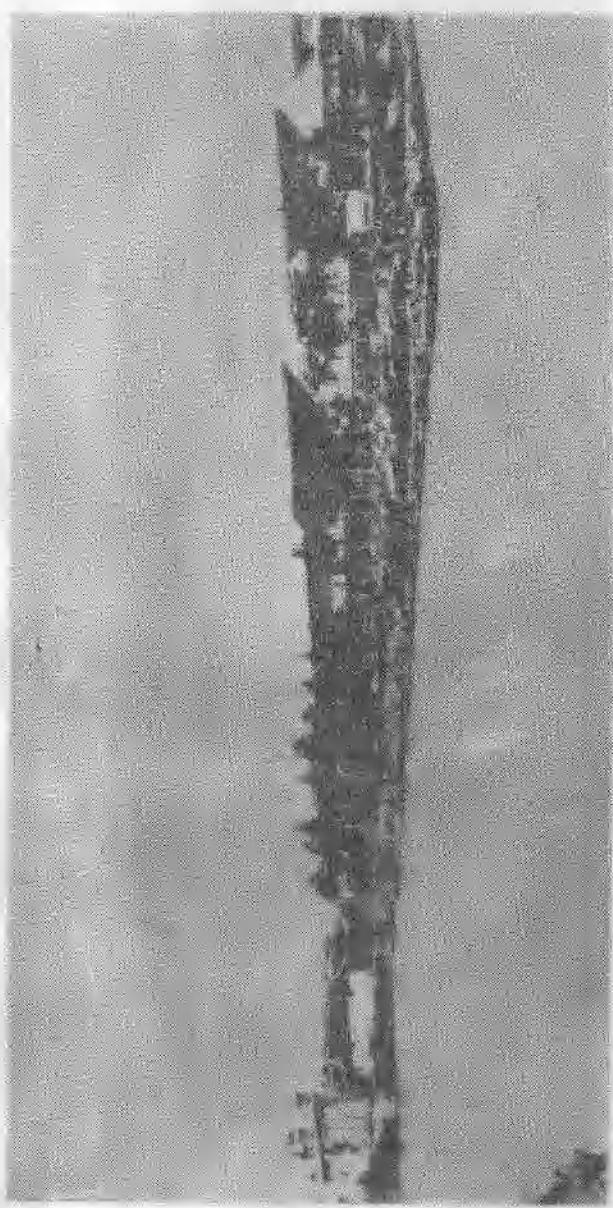
江善芝 张启东 匡志森
周月思 林光武 徐 贤
殷德寿 蒋炳和 演 诚
穆 焰

审 主 编 编 辑 徐希权
主 编 编 辑 徐丁远
编 编 辑 姚 鑫
编 编 辑 季 培

同仁泰盐公司总办事处



通海垦发总公司



目 录

· 张謇与水利 ·

- 张謇治水言论与实践 郑肇经 (1)
近代南通保坍 须景昌 (21)

· 通海垦牧 ·

- 南通盐垦始末 费范九 (26)
行垦十年 叶胥原 (41)
通海垦牧四十年 邱云章口述 姚谦记录整理 (49)

· 工商经济 ·

- 南通木行业的兴衰 蒋炳和 金炳坤 (97)
南通洪立大茶庄 方保三 (107)
南通三百年老店吴大生 钱躬圣 (116)
南通土布及杭庄鼎新福之兴衰 王尊武 (129)
东恒兴酒坊与金沙镇酿造业 叶文华 (136)
范志记布庄与范家花园 汪泽人 (141)

264419

· 工人回忆 ·

旧社会我们怎样当工人（8篇） (145)

· 乡土风情 ·

过年吃年糕 台湾 杨士豪 (159)

过年说旧俗 张自强 杨问春 (164)

· 文史钩沉 ·

难忘的几场话剧演出 季歇生 (174)

白烈士祠堂记 陶懋立 (179)

吴兴姚公夫人徐氏墓铭注 郭士龙 (181)

补 白 大生马头 (140) 狼山观音造像记考 (178)

张謇治水言论与实践

● 郑肇经

编者按：南京河海大学郑肇经教授，系江苏泰兴人，早年就读于南通张謇创办的通海五属中学（今南通中学前身），对张謇事业比较熟悉。他1921年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后赴德国深造。1924年回国后一直从事水利教育和水利科学的研究。从1952年起任华东水利学院教授，后任河海大学教授。他素对张謇的治水理论与实践有深入的研究。1988年1月，郑教授年届95高龄时精心写作，如约为我们寄来了《张謇治水言论与实践》一文，对张謇的治水主张和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评述。

郑肇经教授于1989年8月病逝于南京，终年96岁，历任南京市政协委员。在郑教授逝世两周年之际，特发表此文以志纪念。

1991年8月12日

张謇先生是通海五属中学的创办人，宣统年间，我在那里求学，深知他倡导“教育救国”、“实业救国”，遴选了一批知名学者来校授课，传播新文化。他本人更是极力主张在维护国家主权，有利经济发展的前提下，实行对外开放，引进新的生产手段，利用外资建设国家，并身体力行，艰苦创业。他为我国工业的振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，成为中华史上著名的实业家。兹应南通市政协之约，就张謇先生治水言论与实践为题，以年为序，撰写此文，以飨读者。

清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，张謇随原通州知州孙云锦查勘淮安渔滨河积讼案，他第一次接触水利。淮安府境，是黄河、淮河、运河交汇之地，水利十分重要。那时黄河已经北徙，但水利失修，苏北灾害连年，要想解除人民疾苦又非易事。张公获得清道光年间冯道立所著《淮扬水利图说》和同治年间丁显所著《恢复淮河故道图说》，了解到冯道立阐述导淮入海入江的利弊和丁显的复淮故道，导淮入海的意见。他又求得明代潘季驯著《河防一览》和清初靳辅著《治河方略》，並旁及各家之说。他总结各家的治河理论，都是以统筹全局，蓄泄兼顾为方针。前人的经验成为他以后关注治水和整治淮域水利的基本方策。

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孙云锦调任开封知府，延张謇为书记。是年八月黄河在郑州十堡决口，全河夺汴、颍、汝、涡诸水而下灌。张謇奉孙云锦之命勘河，他周历灾区，目睹正河涸浅可涉，漂没村庄集镇二三千计，中牟、尉氏城浸没水中，溺死者无算，或一长绳系者弱妇稚七八人，或锢婴儿，或凑集树梢，随波翻复。而河官层层剋克工餉，料物大率空虚，灾民栖止堤上，嗷嗷待哺。此情此景，张謇如实汇报。孙云锦立即谒见巡抚，请设局赈济，而为藩司和河道所阻。九月豫抚倪斗蔚嘱张謇主持河工计划，拟具疏塞大纲。但那时山东京官有主张任黄河自觅入海出路的，也有主张复铜瓦厢故道，仍夺淮入海的，意见纷歧，存有以邻为壑之心。张謇复看潘、靳之书，并旁考史料，认为黄河在开封以上决口必浸灌淮北，黄河故道已经淤塞，力陈其不可。清廷又特派高阳相国李鸿藻勘河，并改派李鹤章任河督。张謇向李河督建议，“乘全河夺流，大治正河，复禹故道。”李河督为之惊惮。殊不知张謇的治河主张，是利用正河涸浅，乘此时机，整治险工，消除隐患，因势利导，以求安澜，不汲汲于堵塞。北洋大臣派西人贾海勘河，所言大抵与謇议相同，仍被阻格不行。张謇不得已而求其次，复

请以切滩取直法，整治黄河河南段的险工，化险为夷，并主张采用机船疏浚，施工较易。同时他五次上书豫抚倪文蔚，又未蒙采纳。后来郑工再易河督，仍按旧河工之说，专以堵塞决口为务，糜银一千一百余万两，而黄河险工依然存在，使河患终无衰止之日。张謇作《郑州决口记》以记始末。

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张謇应礼部会试，中式；殿试策问河渠、经籍、选举、盐铁四道，中一甲第一名，赐进士及第。殿试之河渠策问和张謇之对策内容，是水利史志的可贵资料，足以表达他对水利文献勤奋钻研，融会贯通的精神，为后来筹划江淮的疏治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特摘录如次：

1. 河渠策问：“治水肇于禹贡、畿辅之地，实惟冀州，水利与农事相表里，后汉张堪为渔阳守，开田劝民；魏刘靖开车箱渠，能备述欤？至营督亢渠，引卢沟水资灌溉，能各举其人欤？唐朱潭、卢晖，宋何承矩浚渠引水，能指其地否？元郭守敬、虞集议开河行漕，其言可采否？汪应蛟之议设坝建闸，申用懋之议相地察源，可否见之施行，能详陈列弊欤？”

2. 张謇夙习水利文献，对策独详：“禹所治河，自雍经冀，冀当天下流，故施工最先。自汉时河改由千乘入海，而冀州之故道堙。今畿辅之水，永定、子牙、南北运河、清河其尤大者。东南水多，而收水之利，西北水少，而受水之害，岂必地势使然，亦人事之未至也。汉郡渔阳，当今密云，而张堪之为守，营稻田八千余顷。继是而往，魏刘靖开车箱渠，修戾陵堰，后魏裴延儒、齐隋华莘，亦先后营督亢渠，引卢沟水以资灌溉。迹虽陵谷，而事皆较然。宋何承矩，廓唐朱潭、卢晖之旧，于雄、莫、霸州，平、永、顺、安诸军，筑堤六百里，置斗门，引淀水，既巩边圉，亦利民焉。元世郭守敬、虞集并讲求水利。郭之所议，今之通惠河也。虞议则至正中脱脱尝行之。而明汪应蛟之议设坝建闸，申用懋之议相地察源，其所规划，与郭、虞相发明，当时固行之而皆利矣。夫天下之水，随在有

利害，必害去而利乃兴。而天津则古渤海逆河之会，百川之尾闾也。朱子曰，治水先从下处下手，又曰，汉人之策，留地与水不与争。然则，朝廷所欲疏瀹而利导之者，其必先于津沽岔口加之意也。”

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张謇发表《淮水疏通入海议》，这是建议疏浚自江都仙女镇迤东，经泰州、如皋、通州至吕四场，长五百五十里的淮河支流，世称“里河”，今名通扬运河，这条河一直是江北运盐的主要河道。

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张謇有《请速治淮疏》，略云：上年淮北水灾，连及安徽之凤、颖、泗，江苏之徐、海、淮、扬凡七县，灾民六百万，抢米遏籴，无县无之。若不于受灾之源而治之，灾情必更重。所谓受灾之源者，淮水也。淮所以为灾者，入海路断，入江路淤，水一大至，漫溢四出，上年水灾耳，设逢旱年，必且赤地千里。非大治淮水，上自颍、凤，中贯泗、徐、下澈淮海，穿辟大河，使水有顺轨安流之势不可。淮治则溉涸，湖涸则淤地出。十年之后，淮有畅流入海之路，湖有淤出可治之田，国有增赋，民有增产，大患尽出，大利顿生。官办归官，民办归民。……外人查我灾状者，咸谓置无算可耕之良田为荒区，造无算可饱之农民为饿莩，环球万国唯中国有之。闻之深以为耻。今官办无望，故尤愿即归民办，以速其成。

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张謇鉴于本年又大水，徐、海、淮、扬成灾，安徽之凤、颖、亳、泗，山东河南近徐诸地均被灾，徐、海饥民流亡而聚于清河者，已五十万，宿州饥民已三十万，其流于扬、镇尚不止此数。大吏虑其过江而扰及无灾之州县，盛兵以为之防。他发表《复淮浚河标本兼治议》。他说：自宋代黄河决于澶州，而淮与河合。明代刘大夏筑断黄陵岗，而河遂夺淮。自明迄清，淮、扬遂永被其害。治河之臣止治河而不治淮，河流挟沙，扼淮之吭，日垫日高，洼益缩弱，

一遇盛涨，惟有横决。至咸丰初，河决铜瓦厢北徙，故道淤涸。山阳丁显著论请复淮水故道，当时大吏无能行之者。循丁氏之言，废黄河底，高于宿迁中运河底一丈六尺，高于洪泽湖底一丈一尺。治下游，则辟云梯关东太平河入大潮河以达海。治上游，则先浚杨庄，引沂、泗之水入废黄河。次开张福引河，引洪泽湖之水入废黄河，合沂、泗以畅之。今去丁氏著论已四十年，黄河决郑后，全溜趋淮，游衍停蓄于淮北者年余。比者河湖之底更加淤高，潴水无所，泄水无路，一遭淫雨，便成大灾。必合全局而筹久安之计，须测量徐、海、淮、扬及凤、颍、亳、泗数十州地方之面积及其高下，精绘全图，筹集巨款，然后施工，是为上策。于是他先在通州师范学校附设土木工科测绘特班，为治淮测量培训人才。

宣统元年（1909）张謇以导淮之清辙转无效，遂议设“江淮水利公司”先事测量。是年江苏咨议局成立，张謇提《筹兴水利为咨议局基本金之设备议案》。他说：光绪三十二年徐海大水，流亡数万方里之人，而今年又见矣。光绪三十二年大灾筹赈之时，尝请以工代赈，大举治淮，前督亦尝采纳入告，设局测量，顾阻之者非一人，沮之言非一辙，无穷希望，顿时消灭。今灾所由来，由于黄河北徙，海口淤垫，由于郑州河决，洪湖淤垫，由于漕改海运，运河淤垫。海口垫则宣泄难，湖河垫则容滞难，湖河益垫，水益以为灾。江北被灾民田，何止数千万亩，所失何啻万万。若不及时急谋淮与沂泗诸水入海入江之路，不特江北水患未有已时，窃恐皖北江南亦均受影响。惟疏浚入江入海，厥工甚钜。惟有组织一全省水利公司，集股开办，先事测量，测绘图成，工价估定，即可招股。咨议局同仁全体表示赞成，而江督复以费绌难之。张謇不得已请许设立江淮水利公司，先就清江浦设局，用通州师范学校测绘特班毕业生分班进行测量，延至宣统三年正月开测，九月，又因清江兵变工作中辍。

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三月张謇任导淮督办，苏许鼎霖、皖柏文蔚任会办。设导淮总局于北京。四月恢复淮河测量。

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九月张謇任北京政府工商农林部总长，就职之日即宣言：“余本无仕宦之志，此来不为总理，不为总统，为自己志愿，志愿为何，即欲本平昔所谈之书，与向来究讨之事，试效于政事。志愿能达则达，不能达即止。”十二月改导淮总局为全国水利局，张謇任总裁。上《条议全国水利约举四端呈》极力主张“除害之大者，莫如导淮而兼治沂泗二水；兴利之大者，莫如穿辽河以达松嫩二江；为其先者，在借异域之才，并设河海工程专门学校；济其成者，在筹疏浚之款，并立农业地产银行。”同时张謇与美国驻使芮恩施议导淮借款。他又反复说明所主张的四端，以告中外人士，“淮在宋前，率循故道，南受汝、颍、淝、涡、睢、浍诸水，北会汶、沂、泗、泇、沐诸水，由清口而东达云梯关以入海。自宋熙宁、金明昌以后，黄河屡徙而南，胥淮、沂、泗而夺之。至明大筑高堰，而黄淮遂并而不复分，为患益剧，陷泗州，浸虹县，废临淮，逼徙清河、邳州，时复旁溢徐、海、下侵高、宝，前清二百余年，几无宁岁。自咸丰五年，黄决铜瓦厢而北，复与淮分。而淮、沂、泗故道之身，积受涡黄之垫，高出地面，涨辄横溢，犹赖运漕之故，稍稍修浚，漕运旋停，郑州黄决，黄水停滞于淮北者年余，垫乃滋甚，淮病滋深。其病在洪泽湖与张福河及运河底皆高。时逢潦岁、汝、颍、淝，涡、睢、浍之水不能泄，而皖之凤、寿、怀、宿、灵、五、泗灾，汶、沂、泗、沐之水不能泄，而苏之邳、桃、宿、沐、清、安、海灾。夫此十四县横亘平原，民俗强悍，而又承河流垫溢田亩荒芜之后，一遇灾祲，流离载道，就食而南者，辄数十万口，十余年来，灾已五六见。……必淮甸乂而后东南安，必淮流治而后淮甸乂，故谓今日除害之大者，莫如导淮”。又说“导淮而不兼治沂、泗，则可以澹凤、寿、怀、宿、灵、

五、泗之灾，而邳、桃、宿、沐、清、安、海之灾仍在。淮掘于洪泽湖，近年迭测洪泽湖与张福河底，高于废黄河底三尺余，高于五河上下淮河底六尺余，杨庄至安东次之，……大通口以下，地势益卑下河槽尚存。但疏通洪泽、张福，迤逦至于大通，淮水即有可循之轨。……昔淮、黄混合时，沂、泗常被蹙而横溢，故断辅疏南北六塘河以分泄之。骆马湖、马陵河、沂、泗之故道也，自蹙于黄，而骆马、马陵日渐而高，病等于洪泽、张福。近年测量徐、海倾斜之度，高下六丈三尺，泄既无路，故潦辄四溢，……且溝淮而及高、宝，故导淮而不兼沂、泗、淮即治而功不完，导沂、泗而不析于淮，沂、泗盛而患亦难杀。……淮、泗、沂顺轨安流而后，庶洪泽、高宝、骆马诸湖有涸出之地，十四县内有可耕之田，……所谓除害之大者，莫如导淮而兼治沂、泗也。”

张謇曾周历东三省，察其农政，认为：东三省为京师屏蔽，其原隰之沃厚，林矿之富饶，强邻耽耽涎视已久。奈以水利不兴，地利亦因之而阙。三省天然水道，综其流域，凡一万三千余里，虽长江蔑以过之。俄之“东清”，日之“南满”，铁道所至，一纵一横，陆既失其交通，而江则历年泛滥，淫雨时降，浸原野为沮洳，河则海口堙淤，舟楫难通。此非疏通辽河、嫩江或松花江不可。辽河虽分东西，而入海同趋于营口，其距离松、嫩二江最近者不过三百余里，近者二百余里。若能因其地形纡直之势，计其水平高下之点，中辟一河，使二江与辽河舟楫可通，则该省交通之状况，当为一大改革。现拟先从测量勘察入手，江河能通，而后兴垦实边可得而言，所谓兴利之大者，莫如穿辽河以通松、嫩二江也。

他又说“昔以建议导淮，先就南通师范学校附设土木工科，辛亥年开测淮河，即赖此毕业生为之服务。今计南北水利同时并举，若不及时特立河海工程专门学校，将来永无可供效用之才，诚属非计，所谓并设河海工程学校之必要也。为了各地方

河渠、沟洫、堤岸、闸坝工程之准备，所需资本浩繁，如无农业银行为挹注机关，政策亦终无实效”。

张謇总裁全国水利，不仅言及导淮与沟通松辽的利害，还考虑黄河虎尾之决，时见于下游，长江腰膂之涨，横被于襄、沅，故主张“黄河之治，当先分引于河套之间，而后及龙门以下；长江之治，当先疏治于荆、岳之际，而后及九江以下。又直隶之滦河，山西之汾河，广东之西江，江浙之太湖，流有长短，工有大小，要皆以先事调查，次事测量，更次规划，更次筹款，未可同时并营，亦未敢但凭故籍。拟先于各省设观测所，分别综核雨量之多寡，……访察今水之情形。一面先从前拟四端切实筹划，庶有秩序，以利推行”。

是年张謇又发表《导淮计划宣告书》。他说：近年以来，习闻昔日淮、黄合流之祸，深咎黄徙而不治淮，则淮亦必有病民之日。光绪十三年郑州河决，漫溢皖北，归纳洪湖，淮乃大垫而益不易治，由是间岁辄灾。光绪三十二年，即请端前督（方）设局测量，主其事者阴螭乾之，图成而不治，所测之域亦不全，无如何也。宣统元年江苏咨议局开会，特提导淮议案，议决而江督复以费绌难之，乃请设立江淮水利公司，先就请江浦设局测量，用南通师范学校附设之河海工科毕业学生，分班开测，旋又中辍。民国元年四月复以三班续测，六月又以十班继之，同时皖亦十班分测。现在河身高下，流量流速测竣，图亦寻就。惟去害在导，兴利在垦，二者均非备债不行，还债不外垦利，垦利不外以将来涸出之地，与淮有关连沿湖沿河之地，一一厘正缴价升科为挹注，然则与淮河关连沿湖沿河地亩之测量必须赶办。治淮规划概要，分“淮、泗、沂分治”，“治淮应规定道线分注江海”，“沂、泗分疏”三章。

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一月张謇与美使馆签导淮借款字。四月张謇与荷兰工程师贝龙猛同勘淮河，历时一个月。发表《关于导淮程序先宜注重淮河历史地理说帖》，他说：自中国与美

国借款导淮之议，美国政府与红十字会派工程师锡伯德等亲临淮河上下游勘视，制订导淮程序以后，在未施工以前，应研究四千年来淮河利害之历史，与三十余万方里内关于淮河利害相因之地理。不研究历史，则淮与泗、沂、沐及黄河分合利害关系之成案，无由而知。不研究地理，则淮、沂、泗、沐昔河所凭而为分为合，今何所恃而或分成合，以及分之分数，合之远近，亦无由而知。六月欧战发生，美国导淮借款因以停止。

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筹安会议起，帝制之谣日盛。八月张謇入公府反复苦劝，历二小时。十月袁世凯有决改君主制之申令，张謇辞部局职南归。

民国七年（1918年）帝制告终，欧战结束。张謇目击淮祸，时刻不忘江淮人民疾苦，又发表《江淮水利计划第三次宣言书》，略云：黄河北徙，于今六七十年，江皖人民竟不能规复淮水旧状。间有二三忧时之士，如丁显、冯道立辈，类皆建议而未有所成，于是淮灾迭见，凡江淮入海之沂泗，俱形壅滞，卒至沐与沂亦交互为患。謇目击淮祸，而思有以却除之，处心积虑，四十余年。为导淮设局测量已七阅寒暑。中间承乏水利总局，筹工筹款，议不一议，内忧外患，相逼而乘。综计江淮测量局七年之中，因兵扰而停顿者再，因款竭而停顿者三，实测时期不过三年有半，关于淮、沂、泗、沐之干河支河，民地荒地，及皖省蚌埠以下淮北干河支河地势之测量，次第告竣。謇于江淮水利全局之政见，亦已先后披露。微闻人言，里运河以东农田灌溉，仰给于淮，似乎淮不必治，岂知灌溉之水，利水也。謇所欲却除者，伏秋暴涨之水，害水也。去害乃能生利，如将灌溉之水而排泄之，则乾涸为灾，与沉沦为害正同。测量者即分析来水去水应有之成数，求使水土各得其平之事业也。爰将江北全境之水，关于从前之利害，及将来施工之程序，分别叙述，为最后之宣言。

最后他说明：江北不治淮，则旧黄河以南之淮、扬地区，